名家品读

我家包产到户

□ 陈忠实

这一年(1982年)的秋收之后,我自家也分到了几亩土地,我请假回家给自家种麦子,我的角色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了。

我的妻子和孩子属于农村户籍,分到了土地。我和几个热心的农民搭帮结伙为临时互助组,扶犁的扶犁,溜种子的溜种子,身强力壮却又欠着技术火候的我,便自告奋勇把皮绳搭到肩头去拽犁。因为耕牛太少,坡地里和河川里到处都是人在拽犁播种麦子,谁也不笑话谁。

大约有七八天时间,我都是肩头挂着粗硬的皮绳,在坡地里和滩地上拽犁,直到把我家和搭伙互助几家的麦子种完,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当牛的体验。我拽着犁流着汗在田地里来回劳作的时候,偶尔会想到,中国还有没有哪位作家也有拽犁的经历和体验,一个和牛一样拽犁种麦子的人,竟然还操心着农民命运这样的事,我不完全觉得滑稽,却切实感到可笑里的自卑。

之后每到礼拜天回家,放下自行车喝一口水,我便上坡下滩,把已经出苗显行的麦子看一看,这些大小不等的田块,属于我家。直到第二年春天麦苗返青,再到吐穗扬花,直到黄熟,田埂上被我踩成一条小径。指望着多收三五斗的我,还在继续着有关农民命运的难解的课题,还继续做着作家的梦,无论滑稽无论自卑都不能改变。我确凿记得,横在心头的那个生活大命题获得的转机,发生在夏收我家打完麦子的那个夜晚。

勿需赘述收割和脱粒的脱皮掉肉的辛苦,就在用土造的脱粒机打完麦子之后,我的新麦装了满满二十袋,每袋按一百斤算,竟有整数两千斤,妻子孩子人均五百斤,全年尽吃白面可以吃两年。这样令我几乎不敢相信的一大堆麦子,其实在村子里只算得中等水平的收成,那些精于作物而又勤劳的老庄稼把式,收成比我家好得多了。打麦场成为男女老少活动的中心,从早到晚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即使不识字的人也会算这笔很简单的大账,今年一料麦子的收成,抵得上生产队三年或四年分配的夏季口粮。

这一夜我睡在打麦场上,装在袋子里的新麦明天要晾晒,看着身旁堆积的装满麦子的袋子,尽管很疲劳,我却睡不着。打麦场上堆着好多人家的粮袋,也是等待明天晾晒,我能听到熟悉的同样是守护自家麦子的乡党的说笑声。我已经忘记或者说不再纠缠自己是干部,是作家,还是一个农民的角色了,心头突然冒出一句再通俗不过的话,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1982年年尾,我被调进陕西作家协会创作组,成为一个专业作家。1983年春夏之交,我受益于陕西省新出台的一部关爱知识分子文件的优惠政策,把妻子儿女的农村户籍转入西安。仅仅在半年时间内,我由一个行政干部转换为专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我的妻子儿女一夜之间由农民转换为城市居民,靠粮票到粮店买米面过日月,再不用操心天旱雨涝制约着的收成的丰歉了,真可谓好事迭着撂儿来了。

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些好事发生时的某些生活玄机,在我从乡村基层干部转换为专业作家之前仅仅三两个月,生活驱使我在刚刚分给妻子儿女的田地里当了一回牛,把皮绳套在肩膀拽着犁播种麦子,满脸的汗水不断滴到脚下的土地上,获得了一次真实的体验,可以当做告别这块世代祖宗赖以生存的土地的虔诚的礼仪;尤其是在转换为专业作家这种社会角色的这年年头,给我到渭河边乡村工作的机会,这不是以往我已习惯的下乡,而是由我直接参与把集体所有的田地耕畜和农具分配到一家一户,把包括我在内的无以数计的干部苦心巴力巩固了近三十年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完全解体,让我有了这种千载难逢的体制改革的感受和体验,把一个生活演变的大命题横在我的心头,迫使我理解,迫使我回答,没有任何回避的余地。

这意味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如果对这个大命题不能获得自己的独立理解,就不可能发生创作所至关重要的独特体验,我的乡村题材的创作就不可能获得进展。我和打麦场上的农民乡党一样守着自家麦袋子的那个晚上,和他们一样享受好收成的喜悦之外,对压迫着我一年多的那个生活大命题发生了转机,倒使我自己都很惊讶,在这样繁重的纯体力劳动的场合里,我依然继续着一个写作者的思考,而且在完全意料不及的打麦场的这个夜晚,获得了转机,毋宁说是我未来乡村题材创作的生机。我在慨叹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时候,几乎同时想到"不论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

仅仅只自种自收了一料麦子,因为妻子儿女的户籍转入城市,便把那几亩土地交回村委会,我不仅没有把家搬进城市,反倒从原来供职的区文化馆所在的灞桥镇搬回甚为偏僻的老家。

不单是专业作家不用坐班,时间由自己安排支配,更重要的是出于我的也许特别的心理,想找一个清静甚至冷僻的环境,读我想读的书和非读不行的书,尤其是需要冷下心来,回嚼我亲身经历的生活,我刚刚跨过四十岁,前二十年作为学生所看见的乡村生活,以及后二十年直接参与其中的乡村生活。

我在亲身参与其中的二十年里,有许多直接的感受和体验,现在跳出具体的生活位置,不再是以干部而是以作家的身份看取昨天的生活,更有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正在发生着的改革,需要坐下来回嚼。

回嚼自己经历的生活,每有所得,且涨起某种新鲜到自鸣得意的心境,便形成一部小说,多是中篇,有新中国的阳光刚刚温暖乡村农舍的时候,一个极普通的人家发生的爱情悲剧的《康家小院》;有极"左"政策扭曲人性使人变形的《梆子老大》,还有直接面对"文革"的《地窖》等。

直到回嚼出《蓝袍先生》并引发《白鹿原》的创作欲望,再经过两年构思四年写成,我最直接的自我感动,是对白鹿原北坡根下祖居老屋这个写作环境的选择,无疑最适宜我的回嚼。

这十年的回嚼和写作,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新思维新流派的启发和丰富,也得助于许多非文艺书籍的启迪和开通。

(摘自《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自述》北京大学出版社 标题为编者所加)

悦读书吧

烽火岁月里的平凡微光

——读邓果《山河无恙》有感

□ 魏益君

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我们往往习惯于仰望那些运筹帷幄的将帅与惊心动魄的战役,却容易忽略那些在战火中默默燃烧的青春与血肉。邓果历时十五载走访记录、七十余万字写就的《山河无恙》(团结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恰如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历史深处的大门。

《山河无恙》是一部以抗日战争老兵口述记录为核心的纪实作品,作者邓果自2011年起以志愿者身份走近这群特殊的"20后"。他们大多生于1920年前后,在懵懂少年时投身抗战烽火,待山河重光,也不过20余岁青年。书中收录了32位老兵的口述记录,按抗战的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划分为"共赴国难""山河之殇""胜利之光"三章,全景呈现了个体命运与民族历史的交织。这些老兵不仅包括一线战斗部队的步兵、工兵、炮兵,也涵盖了情报、医疗卫生、兵站后勤、军事教育等领域的亲历者。作者将记录的重心从"战争"转向了"人",追问战场之外的人生:他们后来怎样生活、怎样面对失去、怎样走过漫长岁月。书中既有"兵王"李兰亭在临沂负伤、被机枪打断小腿的惨烈,也有工兵鲍直才在松山战场用勾股定理测绘爆破坑道的智慧;既有老兵汪吉佑回忆常德保卫战时"要死一起死"的大无畏,也有老兵周其鉴回忆杭州沦陷时全家逃亡的剜心之痛。每一位老兵的口述,均以今昔照片与战地摘录相呼应,篇末"口述后记"记录了作者与老兵交往的点滴,还原了英雄符号背后真实可触的人性温度。如今,书中亲口讲述往事的32位老人皆已远去,这部书稿的付梓,既是对他们的致敬与缅怀,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民族记忆。

合上书页,那些在岁月中渐行渐远的身影仿佛仍在眼前晃动。他们不再是史书上冰冷的名字,而是有牵挂、有遗憾、有赤诚的平凡战士。从这些口述史中,我读到的不仅是战争的残酷与悲壮,更是个体生命在时代洪流中的坚韧与尊严。

传统抗战史往往聚焦于战役进程与战略决策,而《山河无恙》则将镜头对准了那些被历史车轮碾过的普通人。作者邓果在创作初期也曾想记录战争本身,但当他真正走近老兵,才发现仅仅记录这些是不够的。那些坐在他面前的老人,并不只是"抗战老兵"这四个字,他们曾经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战争突然闯进他们的人生,有人离开母亲,有人告别校园,有人在二十出头的年纪落下终身残疾。书中老兵刘华的母亲曾说"抗战又不缺你一个",但他仍伪造高中毕业证偷偷报考军校,只因"我一生无负于国家";老兵杨友琴回忆哥哥杨一鸣时哽咽道:"他们全营阵亡,哥哥做战斗动员,说人在阵地在,决不后退。我的哥哥才25岁,没有结婚,没有后人。"这些细节让历史有了温度,让我们明白:所谓山河无恙,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无数个"二十五岁""没有后人"的牺牲堆砌而成的现实。

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词是"割裂"。战争不仅夺走了生命,更扭曲了幸存者的整个人生轨迹。老兵李兰亭18岁参军,三年打仗、三年养伤、三十八年做工,他说:"日本人都欺负到家里来,总要有人去打他";老兵鲍直才离开家乡七十二年才落叶归根。这些老兵在和平年代往往沉默寡言,他们的婚姻、家庭、事业皆被战争留下的阴影笼罩。作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将记录从战场延伸到战场之外的人生,让我们看到:虽然战争结束了,但战争留在一个人身上的伤痕并没有结束。这种对"战后创伤"的关注,让《山河无恙》超越了单纯的战争回忆,成为一部关于人性与生存的深刻文本。

《山河无恙》不是一本让人热血沸腾的书,而是一本让人安静下来的书。它让我们在喧嚣时代里,听见岁月深处的回响;在宏大的历史中,看见个体的微光。那些老兵或许从未想过自己会被记录,但他们用一生践行了"人在阵地在"的誓言;邓果或许从未想过这本书会出版,但他用15年完成了对32位老人的承诺。今天,当我们坐在明亮的书店里翻阅这本书,窗外是车水马龙的寻常烟火——这正是他们曾用青春守护的今天。

山河无恙,因有人曾负重前行;烟火寻常,因有人曾以命相托。愿我们都能记住这些名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并在自己的位置上续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山河无恙"。

似水流年

悠悠新庙河

□ 付金明

新庙河的流域面积不过40多平方公里,河长也就是15公里左右,但河中的每一滴水都是从秦岭余脉深山的沟沟岔岔中渗出来的,我童年的往事都发生在这条河里。

新庙河,是一条在祖国河系大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河流,是贯穿陕西商南县新庙村与河南西峡县木家垭村的一条河流,这在商南县境内也是不多见的跨省河流了。

我生在新庙河的中游,是吃新庙河里的水长大的,这条河留给我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我家自从来到新庙后,除了家里娃多外(兄弟姐妹9人),那个年代家庭的成分因素也是导致生活拮据的重要原因。



我在新庙读初中时,二哥经常带着我趟过齐腰深的河水,在天气晴朗太阳最毒的中午,带我到新庙河里打鱼。

我俩每次在河里打的鱼,我都要用柳条把鱼一条一条从鱼鳃那里穿在一起,形成大小不同的鱼辫,把这样的鱼提在手上时,顿时成就感满满。二哥有时也把手伸进河里的大石头缝隙里,直接去摸鱼。有一次,二哥竟然把一条小蛇当作鱼拉出来了。当父母看到我俩手里拿着鱼回来,脸上就会荡起些许兴奋,因为这些鱼可以为娃们改善一次伙食了。

跟着二哥打了多次鱼后,我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一天学校的课不是很多,我就叫上班上的几名同学,带上打鱼的工具就到河里打鱼去了。我们几位同学不仅打了很多的鱼,而且还把鱼就地洗干净,用槲叶包好放在河边拾柴生火烤熟,那种包鱼的槲叶,就是"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中说的槲叶。这是我那个年代在新庙河边大快朵颐的时光。

正当我们在河边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制烤鱼时,村上就有人把我们几个同学打鱼烤鱼的事汇报给学校。学校立即安排老师,把我们从新庙河里"请"回去,因为我们没有履行请假手续,加之在河边生火,险些被学校开除。多少年后,我在青山镇遇到了我初中的校长,他还记得当时要处理我打鱼的事,开玩笑说如果当时不网开一面,现在新庙就会少一位省级机关的行政管理干部。听到老校长这番话,我仿佛又闻到了新庙河烤鱼的味道了。

新庙河不仅有鱼、虾、螃蟹、贝壳之类能吃的东西,还有能治病的草药。小时候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母亲就让我到河边薅些薄荷、夏枯草、柴胡、蕨菜等洗干净放在锅里熬,连续喝上几天就好了。

1998年8月25日晚上,新庙河就发生了"艨艟巨舰一毛轻"的大事。当天夜里新庙村在2个小时内的降水量达到了1600毫米,村上人说当时就像是用盆子直接把水从天上倒下来一样。

老家遭受水灾的第三天,我才知道这个事情。当时我正在西安参加会议,听说老家房屋竟被暴涨的新庙河水尽数卷走。尽管我家住在新庙河的中游,房子距离河边最少也有近100米,却也被水冲走了。

当我乘车赶到青山乡花园村口时,回新庙的路已经被洪水冲断,车辆无法前行。此地距离新庙村尚有10多公里的山路。望着被洪水阻隔的回家路,我与医疗队员一起肩扛手托、背驮物资,踏着被洪水冲刷得沟壑纵横的河道,艰难寻找回家的路。

回到新庙后,曾经烟火袅袅的村庄没有了,村西头20多棵3个人手拉着手才能抱住一棵的柳树林,棵棵连根拔起。老家的模样已荡然无存,我能看到的只有零星残存建房时的根基石还在苦苦支撑着我的家,似乎在向我诉说着所经历惊心动魄的夜晚。

新庙河水消退后,都在议论这场百年洪涝的原因,众多的观点归咎于天灾,理由是新庙村地处马蹄店河与吉亭河交汇处,地势较低,短时暴雨汇聚致使水势汹涌、浪涛湍急,导致洪水损毁家园。可我并不认同是天灾的说法,因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洪水暴发前的10多年里,新庙河上游的河道被随意改造,山林树木遭到肆意砍伐,开荒毁林、围山造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山坡失去固土蓄水之力,河道泄洪能力大幅下降,生态根基遭到破坏,最终酿成洪灾。

我家水灾后重新建房子时,父亲说,不管现在多么困难,我们一定要在院子里打口水井。当时全家人反对父亲的做法,但在我们家父亲还是一言九鼎的。新庙河里的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后,我家及邻居的日常生活没有因为水受到任何影响。村上多数村民只能从黑子沟、老鼠嘴挖沟埋管,费尽人力财力,才把这两条沟里的水引到家里解决人、畜吃水难题。

对新庙河进行全面整治时期,我回了一趟新庙。当天夜晚我漫步在河堤上时,遇到我们村的一位老者。当他缓步向我靠近时,我就迎上他,老者说:"你在外面见的世面大,咱们新庙这河里的水天天都在流,怎么还能脏成这样了。"我对老者说道:"水的污染自古就有,只不过咱们新庙人不知道罢了。新庙人不仅见得少,听到的也少呀!看来,保持新庙河水的干净、卫生,还必须让新庙人自己来维护呀!"

水净则民安。等新庙河水恢复了清澈、甘甜的原样后,我回新庙的次数就多了。现在去新庙河,各种各样的鱼、虾、螃蟹等随手就能捉到。遇到好天气,就是少见的鳖有时也能叉到。在连阴雨的天气里,河边最动人的就是"听取蛙声一片",特别是到天刚亮时,"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就会出现在眼前,新庙河里没有"沙鸥翔集",但"锦鳞游泳"随处可见。

悠悠新庙河,一脉流水绵长,静静穿行在商南的山野之间。河水缓缓流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见证着新庙村的朝暮更迭,也滋养着一代代新庙人的成长与成才。岁月就在这潺潺水声里悄然往复,沉淀了新庙人的勤劳、坚忍与宽容。

我走出新庙,从商洛来到了关中大地,每当我在生活、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天下莫柔弱于水"就会成为我克服困难、战胜自我的动力源泉。每当我心生浮躁的时候,"浊以静之徐清,安以动之徐生"就在我耳边响起。